
由文學革命 到文學革命

鄭學稼著

勝利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初版

由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

每冊定價國幣八元

(外埠加運匯費)

著者 鄭 學 稼

發行者 印 維 廉

發行所 勝利出版社

重慶總經售 文 信 書 局

重慶保安路

版權所有

渝版序

這本書脫稿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二日，寫牠的場所，是距復旦本學十華里的井潭。在這個風景幽美的小農村草屋中，過着整整一年的讀書，譯作和種菜的生活。

當本書的繪版到手時，是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初，那時候，我的「魯迅正傳」已經在江西付印。我當時的心境，爲着「日記」不在手邊，無從查考；但依現在的回憶，我不會不愉快的。最大的原因在此：第一、我在草屋中，翻譯的經濟學名著，不知何年何時，可以出版，而這本小冊子，却能如願刊印。第二、我爲着過近似隱者的生活，能夠在充滿快樂靜逸的家庭空氣中，於從事預定的譯作之外，研究文學，並且對中國四十年來文學思潮的演變，有這本雜記似的記錄，儘管近於獻醜地多一個受人們批駁的對象，而牠却可以鼓勵我研究文藝的勇氣。

但這在我如「神曲」開首所說，走「人生半途」的階段的環境。接着牠的，是耶和華給我的打擊。他奪去了我工作的撫慰者——我的僅一歲又五個月的愛女，他使我們的家庭浸在悲傷的空氣中。當我伏案時，我記着她；當我上課回來，走近草屋對面時，爲着缺少她的「呼聲」，而沉重了下坡的脚步；更不必說，走進門後，見她的母親的流淚了。自那時起，我們不僅沒有工作的興趣，而且連正視菜園的勇氣也沒有。我們怕見成熟的番茄，因爲牠

是她的預定享受者！

不幸和刺激，成串地闖阻我的人生旅途，我能夠不稍爲變更我的生活方式嗎？於是，我離開了三年如一日的講堂，我離開她的已長滿野草的坟墓所在地。總而言之，我走到另一個環境中去。當本書的撤版清樣送到我的桌上時，我已在新環境裏逗留兩個月半了。

生活迫我不能在這個版本中，從事增加或改正，但牠引起我的回憶，却使我個人情不自禁地寫我所要洩露的話。

一九四三、一、二四記於重慶

由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目錄

一 五四運動與文學革命

二 創 造 社

三 論 郭 沫 若

四 論張資平及郁達夫

五 茅盾及其三部曲

六 阿Q的死去和復活

七 政治文學的代表作

八 由大眾語到拉丁化

寫 後 語

由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目錄

由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目錄

附錄 論『民族形式』的內容

- 一 五四運動與文學革命
- 二 論 藝 壇
- 三 論 藝 壇 新 老
- 四 論 藝 壇 新 老 及 其 他 諸 夫
- 五 藝 壇 新 老 其 三 諸 曲
- 六 國 之 函 函 法 法 法 法 法

由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目錄

由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

一五四運動與文學革命

我國歷史的發展，由於地理等條件，在全部人類歷史中，是以獨特的姿態呈現出來的。對於這一問題，本書著者在「中國與日本」中，曾有簡單的敘述：

「大陸的中國，從地理的條件說來，西北既隔有高山和沙漠，東南又面臨浩浩的大洋。幅員那麼廣大的國家，雖然在沿海曾有幾個與海外通商的城市，然而對於整個國家經濟的影響，則微末而不足道。因為那時候海洋交通工具的粗劣，並不能擴大這幾個城市的力量。因此，在中國歷史上與國外交通的，多取陸路。說到陸路交通，自秦漢以來，中國的商業資本，確實努力向西北打開一條與西方通商的大道。可惜陸行的困難，和遊牧民族的襲擊，破壞了這種的全圖。……這些環境，不特把地大物博的中國，和西方民族隔離起來，而且使她也不能和希臘羅馬或近代西方各民族一樣，在海外建立可以容納本國過剩人口的殖民地制度。於是，展開中國歷史獨特的一章；自春秋戰國起，生產力的發展，已達到手工業工廠的階段，却不能由之發生工業革命；土地可以買賣，融化地主與資本家兩階級的對立，使中國

由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

二

歷史沒有一七八九年法國式的大革命；手工業的初期資本主義的發展，促進農民與小生產者的破產，沒有殖民地來解決這個破產的危機，必然爆發小生產者的大暴動。暴動使歷史倒退，倒退到一定階段，由於商品經濟和城市文化的重興，又開始發生運動。此後復生和運動的循環，交織成西方侵入前全部的中國歷史。

這種獨特的歷史發展，就是秦漢晉，三國，南北朝，隋，唐宋元明清之一「王朝」的交迭。每一「王朝」，幾乎有一公式似的發展路徑，當他勃興時，由賢君良相的統治，使國家生產力向上，人民由之得到幸福；後來生產力的曲線自最高點下落，人民漸感由土地吞併等造成的痛苦；痛苦到無法忍耐時，就爆發了農民暴動，著名的黃巾，黃巢，李闖張獻忠之亂，即由之而來。這些王朝的交迭，有兩個形式：第一如五胡亂華，滿清入關，都是乘農民暴動狂熱時而侵入中國本部；第二如漢高祖明太祖，則利用農民暴動的機會，發揮個人的才能而奪取政權。

我們要說的現代史的開始，在於最後一個王朝的中葉。牠就是滿清的高慶以後。這時候，生產力衰落，破壞的農民，已以白蓮教等形式反抗王朝，到咸豐時，集積的農民暴動表現為太平天國革命。按照過去歷史發展的路徑，若使不是洪秀全們取滿清而代之，就是由於內門所引起外族的入侵。果然，歷史走後一條路。牠與以前所不同的，在於入侵的不是如五胡亂華的蠻族，而是挾着資本主義文明的西方，牠的代表者是大英帝國；不是入侵的外族統

治中國或由之與中華民族同化，而是利用滿清王朝的延續，宰割中國。

爲着這一原因，中華民族的命運，當太平天國滅亡時就註定要受一個大災難。扶持垂亡滿清王朝的曾國藩們，爲着撲滅洪秀全們的政權，要藉團練之力，團練的歷史意義，一方面表示滿清中央政權的旁落，另一方面是產生後日小站練兵的幹部。這就等於說：中國的軍閥制度，是起源於團練。我們明白這種幾陷全民族於萬劫不復的政制，一直到國民政府北伐方逐漸肅清。

同時，爲着西方的侵入，用不平等條約奪取中國的關稅自主權，使中國的民族工業，失去培育力，正在此時，團練所不可缺少的厘金制度，又無形中配合地方政權，造成後日軍閥擁兵割據的局面。我們明白，關稅自主權，當抗戰前還未完全收回；厘金制度則賴國民政府的努力而取銷。

處上述境況下的中國，雖然經過了辛亥革命，雖然因革命而成立「中華民國」，而對於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基本條件：如關稅權，政權財權及軍權等的統一，却沒有具備。我們在「方面見到以不平等條約束縛中國的列強，與國內割據的軍閥相勾結，使中國的經濟不能發展，國家不能統一，在另一方面又見到這些軍閥們，在其割據區域掠奪及榨取人民。如果，不能消弭這一惡劣境況，中華民族是永久沒有前途的。

恰在這個山窮水盡的當兒，忽然路轉峯迴！那就是由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

發生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從事大規模戰爭！不特暫時放鬆中國，而且刺激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。我們所有輕工業的種子，都在這時候散播的。

經過四年的時間，蓬勃的民族工業，與他而來之文化的發展，使中華民族具有一個力量。牠既足以結束過去的倒退運動，又能發動復生的大力。正在此時，和我國地理上最近，又靠犧牲我國而發展她自己工業的日本資本主義，不僅忘却過去曾經其大隈重信內閣之手，向北洋軍閥首魁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無功，又欲霸佔我國的青島。這個刺激，於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，產生我國近代史的一個極重大的事件。牠就是北京學生在該日遊行示威焚燒賣國賊曹汝霖住宅，將段章宗祥的舉動，這一舉動，是後來那些經濟上，政治上及文化上的革新運動的出發點，所以，我國的歷史家稱之爲「五四運動」。

五四運動，在經濟上的意義，早於抵制日貨專用國貨的標幟下，全國發展民族工業。在政治上，他引起了具有四十年革命歷史之中國國民黨的改組。在文化上，他引起文學革命，由這一輪述，我們十分明白：所謂文學革命是五四運動的一個支流，他歷史地註定要分負民族經濟的發展及政治革命的責任。也爲着這一歷史的前提，我國的新文學發展，自五四運動起，和一般的政治運動具有有機的聯繫。（註）

（註）參閱拙作「中國與日本」五四運動章。

正像法國的「啓蒙運動」，五四運動曾提出破壞封建文化及民主的要求；又像歐洲的「

「托匪漢奸」的陳獨秀，又就是中國共產黨刊物在論五四運動時所痛罵之陳仲甫。

陳獨秀教授繼「文學改良芻議」之後，發表「文學革命論」，（一九一七年二月）向全國人士呼籲「余過冒全國學究之敵，高張「文學革命軍」大旗，以爲吾友之聲援。旗上大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」

一曰推倒雕琢的，阿諛的貴族文學；建設平易的，抒情的國民文學。

二曰推倒陳腐的，鋪張的古典文學；建設新鮮的，立誠的寫實文學。

三曰推倒晦澀的，艱澀的山林文學；建設明瞭的通俗文學。」

依胡適的自述：他「那時還在美洲」，曾有信給獨秀說：「此事之是非，非一朝一夕所能定，亦非一二人所能定。甚望中國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共同致力研究此問題。」但所得到的回答，是「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爲文學正宗之說，其是非甚明，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；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爲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鑿正也。」到翌年「新青年」重新出版，胡適們便整齊陣容，向文學革命之途邁進。雖然有林紓，章士釗，梅光迪等的反對，而白話文的刊物却如雨後春筍似的怒長出來。

我們不說：白文言退讓於白話後，對於中國文化運動所發生的影響。加專由文學本身看來，他的內容是甚麼呢？這不能不成爲當日以提倡白話文學自任者的論題。關於這一點討論的人太多，筆者爲着文獻的便利，引用某君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六日在北平少年學會所演講

「新文學的要義」中所表示的意見。

他當日所提出的主張，是歌頌「人生的藝術派」。他說：「這人道主義的文學，我們前而稱他爲人生的文學，又有人稱爲理想主義的文學；名稱儘有異同，實質終是一樣，就是個人以人類之升的資格，用藝術的方法表現個人的情感，代表人類的意志，有影響於人間生活幸福的文學。」當時新時代的文學家，是「偶像破壞者」，但他還有他的新宗教——人道主義的理想是他的信仰，人類的意志便是他的神。

這種思想不僅在演講者腦中是含混不清的，就是聽的人也莫明其妙。因爲時代的要求，還未能達到這一階段。按照歷史的軌道，民族國家形成先後之文化運動，是毀滅封建的文學；按照文學史記述，適應上述要求的文學是浪漫主義文學。文學一定要求走過這一階段，才能有寫實文學的發生。更談不到「普羅文學」。如果把人的意志作爲「神」的崇拜的觀念，那麼，「文學新社會」在當日不能於浪漫主義文學巨潮中掀起微波，決不足怪的。出品「浪漫主義文學大本營的前期創造社」。

二 創造社

在我們說到創造社的產生之前，應提及當日文學界的狀況。

由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

由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

八

雖然文學革命的旗幟，由胡適與陳獨秀兩教授豎立起來，但於倉卒之間，要產生白話文學，事實上却不可能。因為舊文學的陣營，有兩大勢力佔據着，第一是以林紆爲代表的翻譯品，他有他的讀者，而且他本身從古典文學立場看來，也有他的地位。第二是馳名於上海文壇的「禮拜六派」。關於前者，我們暫不說他，雖然他的反動促成文學革命的發軔；關於後者，爲着他的讀者多少轉到創造社去，都值得一述。

關於「禮拜六派」的內容，書報靜塵有如下的敘述：「禮拜六派」時代的出品，大體可分爲三種：短篇小說，文言的多於白話大部份是以戀愛題材，所謂「鴛鴦蝴蝶式」。青年人的身邊瑣事，除閱讀書就是講戀愛。便是年齡大些的名作家，也以吟風弄月，談煙說妓爲主體。換句話說，一定要「風流」才可以稱爲「才子」；一定要進出閨門，才配得起爲「洋場才子」。因此短篇小說，都難免千篇一律的哥哥妹妹式的了。筆記小品，大都是因襲清人筆記的傳統思想，以談鬼說怪爲主，偶然涉及於清室權貴或前朝名人的軼事。：其次一等是抄書，所謂香豔詩話，客中消遣錄等。：比較難些的……是章回小說。」（註）民國初期的青年，所要閱讀的文藝，除舊的「演義」或「章回小說」外，就是這「禮拜六派」的作品，有不少讀者，是以被吸引這一派來，應歸功於該派的前輩徐枕亞，他的「玉梨魂」的主人公，是每個當時每一中學生的談話談的對象；「玉梨魂」人物的悲劇，不僅使他的閱者流了不少的眼淚，而且也爲之顛倒。可是時代變

得太快，青年的生活在這大旋轉中，却非「禮拜六派」所知和所能把握。不說別的，就是戀愛才式，也和「玉梨魂」或「枕亞浪星」中的人物的經歷，大不相同了，這必然地需要另一種創作方法滿足他。他就是創造社前期的作品。

（註）「在出版界二十年」四四至四五頁。

創造社是幾個日本留學生所創辦的，他們感到對國內出版的雜誌——如東方雜誌，小說月報，學藝雜誌——的不滿以及當時純文學刊物的缺乏，所以打算節省一些「官費」來創辦新雜誌，由於幾次會談便決定了他的創立，這些人物，就是郭沫若，張資平和郁達夫。

開始是郭沫若和張資平的商談，後來分頭為信託求同志，並曾在東京郁達夫寄宿處開過三次會，但沒有「下文」。中間，郭沫若曾為他回過一次，「創造」兩字也是由他想出來。但正式與讀者會見却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。那時恰遇泰東圖書局轉變營業方針，願意出版他們的「創造季刊」。他的內容和形式，馬上抓住青年的眼光。到第二週年，又出「創造週刊」。他的選稿者，也旁若無人地向胡適魯迅們挑戰，並因之與「文學研究會」相對抗。

「文學研究會」也是新文學運動之一支流。他的大本營是商務印書館，由該館所印的該會出版物，到現在止，我們應說一句公平談：功多罪少。他所以受創造社的批判：如其說由於對文學理論或主觀的分歧，不如說是未取得文壇地位者對已取得者的挑戰。但是，對這一點，魯迅於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在社會科學研究會演講「上海文藝一瞥」中，却有下面不

同的分析：

「……後來就有新才子派的創造社的出現。創造社是尊天才的，重自我的，崇創作，惡翻譯，尤其憎惡重譯的，與同時上海的文學研究會相對立。文學研究會，却也正相反，是主張爲人生的藝術的，是一面創作，一面也重翻譯的，是注重介紹被壓迫文學的。創造社既然是天才的藝術家，那末看那爲人生藝術文學研究會，自然是多管閒事，不是有些俗氣，而且是以爲無能。」

這些公析有些是對的，有些是紹興師爺式的文筆，所以引起後日創造社首領郭沫若於「創造十年」的「發端」中，花二十六頁的篇幅答覆他：「在創造社的頭上，加上了一頂瓜皮小帽，輕輕地便把創造社的一羣窮小子化成了鴛鴦蝴蝶派。我們魯迅先生的確不愧是紹興人，他的一枝筆實在有點風味。是的，新才子派又等於「藝術至上派」魯迅先生似乎很是學貫中西，大約玉爾德，政陀勒爾一類的人物，又是歐洲的鴛鴦蝴蝶派罷？是的，創造社尊重天才，尊重自我，崇創作，這倒不是什麼罪過，無論在怎樣社會裏，天才是不能否認的，不同的只是天才的解釋罷了！我們魯迅也不是一位文學上的天才嗎？特別在「辛辣的罵倒」上，其才尤其是天才啦。就是「重自我崇創作」一點上，創造社的那些窮小子，似乎都還沒有我們的「天才魯迅先生」的那麼「專」——不信請你去嘗試一下罷。只要有胆量敢把「先生」兩個字，誤排成「老生」，或對於「吶喊」，沒有搖旗吶喊一下，你看他先生會怎樣地慷慨，

他至少會恭維你是才子的。「恨？」「力憐恨而憐？」我自己似乎也是創造社裏的一個人，我自己便翻譯過不少的東西，並且也曾翻譯過不少的東西。是的，那些東西，卻沒有值得我們魯迅先生的大眼之一瞥。』不管這些答覆是否含有諷刺的意氣作用，而魯迅高捧文學研究會，貶低創造社，所寫作的文字，的確不為平。老實說：魯迅自己的翻譯，就是在成名之後的譯品，在社會意義上，何嘗低得過郭沫若的「少年維特之煩惱」呢？

但魯迅在該篇結論，却值得人們去思索，創造社的這一戰，從表面看來，是勝利的。許多作品既和當時的自命為才子們心情的相合，加以出版者的幫助，勢力雄厚起來了。勢力一雄厚就看見大商店，如商務印書館也有創造社書籍譯出出版。這一次創造社也不再審查商務印書館出版物的誤譯之處，應作專論了。』

說到創造社因為「為藝術而藝術」而與文學研究會來對抗，也未免張大其辭。究竟「文學研究會」和創造社真正不同處，有什麼表現呢？文學研究會的譯作，超過「為藝術而藝術」派的藩籬究若于遠呢？沒有人會有明白的答覆。

可是，創造社並不因魯迅批判而失去他的地位，他的歷史意義，已有歷史記錄他，開始之時，在「創造季刊」上所登的作品，超越青年——被時代所鞭打的青年——易卜生的著作所得的結論。易卜生只告訴他，娜拉出走了，而創造社假若與王四君之口，却指出；出走後應走的路。這路徑就是青年所要走的。也為着他，創造社於最短期中，有了巨大的收穫。

於是，創造社同人們，於「創造週刊」之外，又在「中華新報」發行「創造日」，他只滿百期就夭折了。此後，「週刊」與「季刊」均告繼絕，而內部又起了分化。

「當創造社成立時，集合了許多後來成名的作家。到「週刊」出版，因為成仿吾「詩之防禦戰」得罪胡適們，使張鳳舉，徐祖正們和他們分家。同時，郁達夫住在北京，張資平住在廣東鄉間，對於上海的五卅運動前夜的情況，無所刺激，所以，却不曾有甚麼不安的表現。而在上海的郭沫若與成仿吾便因為這種矛盾的苦悶，自動地把第一期的運動告了結束」。「創造社——我和他的始終與他底齟齬」）。不管這一個創造社角色王獨清估計，是否可靠，而郭沫若與郁達夫在此時的分手，却是事實。依郁氏的告白，當他到上海時，郭沫若還把他「那不值錢眼淚清算了一場」。

把這次分裂作為創造社第一期的結束，有些中國文學史家都無異議，這結束的意義，是等於宣告浪漫主義運動的終止。由這時候起，成仿吾的主張：「如果我們把內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學上創造的原動力，那麼，藝術與人生便兩方都不干涉我們，而我們的創作便可以不至為他們的奴隸。」和所提的口號：「我們要追求文學的至！我們要實現文學的美！」（氏作「新文學之使命」）也豈自我清算了。至於郭沫若呢？他踏著五卅浪潮，開始更大的轉

可是有一問題：若使我們把創造社第一期作為浪漫文學運動的代表，何以他不會產生偉